

我带演技你带酒

金士杰、卜学亮因『星期二的课』结缘

台前幕后

“已近 250 场了,我们每次演出完,都会在酒店房间里聊聊戏还能怎么改得更好,喝杯酒。”金士杰在日前上剧场主办的“丁乃竺的会客厅”活动上说。卜学亮每一次都能从中获益良多,“《最后 14 堂星期二的课》这么多场演出,观众对我的褒奖,十之八九都缘于金士杰老师对我的指点,每一次和老师的合作都是一堂表演课。”金士杰听完,笑咪咪地对卜学亮说,“上海演完 250 场,还是你负责带酒哦!”



■ 金士杰曾拒绝接这部剧

接,还是不接?

这是一堂关于生死的“课”。《最后 14 堂星期二的课》只有两个演员——金士杰和卜学亮。金士杰饰演的莫利教授患了渐冻人症,在生命进入倒计时的最后 14 个星期内,将自己的生命经验传授给他的学生米奇(卜学亮饰)。人人都是向死而生的勇者,不远万里不问归期。然而当自己要挥手告别的时候,也许未必那么洒脱。

7 年前,60 岁的金士杰喜得一双龙凤胎,“我一直记得孩子几岁,这出戏就演了几年。”这出考验人性的剧本也摆在了他面前。他早就看过这部小说,关于终点的题材他也看过太多,“哪有人一上来就说我们今天主题是死亡!”他拒绝了,因为害怕接这部直接点题的剧,最终变成说教式的心灵鸡汤。让他改变主意的是赖声川的剧本,“他剧本里的这个主题,没客气过、没闪躲过,妙语生花,面对终点,一直有笑。”于

喜欢看台湾娱乐综艺节目的观众,很多人都会知道卜学亮是个在荧幕上逗趣的高手。相比金士杰,这样沉重的话题,摆在卜学亮面前没有那么难以抉择,“我是没有看到剧本就决定要接这部戏了。”卜学亮笑着说,“我像台上只有我和老师两个人,大家除了看老师,就是看我了。那我在表演上一定能跳级了。”看完剧本后,他就笑不出来了,连金士杰都觉得难的主题,他也感觉自己有些力不从心。

是,他答应来演。他并不知道,搭档是卜学亮。

如果

酒,还是你带!

和金士杰合作多年的丁乃竺说,金士杰在排练场有个脾气,“就算没有他戏的时候,他也会在那里看其他演员的表演。有人台词或者表演不到位,他就会说‘来来来……’”然后,金士杰就会客客气气地讲应该如何做会更好。

“这出戏,就我和老师两个人。所以他就看我一个人。”卜学亮说这些话的时候有些无辜,“他总是不停跟我说,如何才能更好一点。”第一次听的时候,总是毕恭毕敬,时间长了,卜学亮坦言,“也开始左耳朵进右耳朵出了。”最终,天南地北演过 200 多场,卜学亮终于服了,“这么多场演出,观众对我的褒奖,十之八九都缘于老师对我的指点。”

所以,直到现在,每一次演出完,卜学亮都会带上酒和小菜去敲老师的房门,求教戏怎么才能精益求精,哪里调整一下台词会更顺畅,“越学越开心,关键是下酒。”金士杰笑着说,“时间长了不演这出戏,我还挺想念阿亮怎么不来敲门呢!”

其实,金士杰现在也挺忙的,家里两个孩子,已经到了读书的年纪,这足以让老戏骨焦头烂额。谈起学校的功课,金士杰丝毫不觉得比生命的主题轻松,他说还是喜欢来演这出“课”,因为每次演完台下都有人久久不肯离去,笑着生死之后,沉默思考自己。

“对我们演员来说,每一次演完也会有不一样的收获。”卜学亮说。“上海演完250场,还是你负责带酒哦!”金士杰听完,笑着说。 本报记者 吴翔



■ 《最后 14 堂星期二的课》剧照 图 IC

优人神鼓 听海之心

听创办人刘若瑀讲“道艺合一”的人生

■ 刘若瑀讲述“优人神鼓”30 年



■ 《听海之心》剧照

在当代中国戏剧史里程碑式的作品《暗恋桃花源》中,首版“春花”的扮演者刘若瑀,继携自己的剧团“优人神鼓”在文化广场上演了最新剧目《听海之心》后,日前在上剧场,受《暗》剧首版“云之凡”丁乃竺之邀,透露了创办“优人神鼓”30 年的心路历程。

从聆听开始

刘若瑀是著名波兰戏剧导演格洛托夫斯基的学生——在中国的另一位同门是冯远征。她学会的第一件事,便是聆听。格洛托夫斯基从近 300 个报名者中选出了 12 个不同文化背景的学员,让他们在加州一个牧场的谷仓内“修行”。

谷仓的周围是大片森林,仓内仅以煤油灯照明。“大家都不怎么说话,而是非常仔细地观察和聆听。”刘若瑀说,“会有上一届的前辈在那里做一些训练,我们就要靠自己的眼睛、耳朵去获取训练的方法,模仿他们。”这样一种独特的方式让她的感触更敏锐。

令她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模仿原住民唱歌。起初,她专心致志听着歌声,小心翼翼地模仿,渐渐融入其中。而当她开始感觉自己已经学会,不免自顾自地唱起来。“听!”格洛托

夫斯基的提醒立刻把她从自我的世界里拽了出来。“我突然意识到,我以为自己会唱了的那两分钟,就没有在聆听别人了。”她坦言,“以前我不知道,当我闭耳不闻、自信表演时,在观众看来,我与别人之间就已经有了不和谐。时刻聆听周围,无论是对表演还是生活,都非常重要。”

被“两棒”敲醒

刘若瑀被格洛托夫斯基“两棒”敲醒。第一棒,是在训练中要求自己童年听过的歌谣为题,用肢体创作。她选了陆游的《钗头凤》,按部就班地完成了创作。面对这样一个从中国古典诗词延展出来的作品,格洛托夫斯基却感觉:“你是个西化的中国人。”格洛托夫斯基“童年歌谣”的命题,是想探寻她身上的东方色彩。这一点,让她反思自己的归属。

第二棒,是刘若瑀“灵机一动”,在格洛托夫斯基正在开展庄子讲座时,创作了一个关于“庄周梦蝶”的作品。格洛托夫斯基看过之后问她:“庄周为什么要梦蝶?他到底在梦什么?你又在梦什么?”她恍悟:“一只鸟在吃饭的时候,总有另一只鸟在旁边看着。你自己要变成两只鸟,一只鸟在做事,另一只鸟要认真看清

你自己。你要看世界,但也要抓住自己原本就有的东西。”

寻自己的“道”

在结束格洛托夫斯基的训练之后,她一直坚持以这套表演方法,在台湾训练新人。有一天,她找到在法国工作的格洛托夫斯基,表示想要与老师一起工作。然后,老师却告诉她:“我们现在已经不这样训练了。”

1988 年,刘若瑀在台湾的木栅老泉山上创立了优人神鼓。1993 年,她的丈夫黄志群加入剧团。“黄老师是没有西化的中国人。他身体力行地教大家打鼓,传承传统文化的功夫。而我坐在台下,用在国外学习的现代艺术理论去分析、理解、欣赏他的艺术。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能走到一起的原因。”

台湾兰陵剧团创建 30 周年的时候,成员们重排了《荷珠新配》。身为原班剧组成员,刘若瑀受到质疑:“这个道姑还能在台上演戏吗?”但她对角色却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,演出了当初没有的自如感。“当你静下心来离开原来的位置,并不是回不去了,不能演了。反而能看到在其位所看不到问题,让你站回舞台时有种脱胎换骨的感觉。”

本报记者 吴旭颖